

聲音掏腰包
ASP十年展
soundpocket 10 YEARS OF ASP

◎朱彥齣 (齣wo4)

朱彥齣運用敲擊樂器、卡式帶回饋和各種物件作即興聲音演奏，實驗物件間的碰觸。傾聽生活中的聲響，留意環境與物件之間的聲音關係，會被它們之間的節奏吸引。以敲擊作為本能反應，尋找一種「我」身處此地去表達的語言。演出化名：齣wo4。

2019年參與馬來西亞KLEX Festival演出，回港後錄製個人專輯，於2020年自資出版《螺旋體》。

朱彥齣為聲音掏腰包「藝術家支援計劃」2018-19年度獲選藝術家。

[個人網頁 >>>](#)

26.5.2021 (三) | 下午 5 時
富利來商場

聲音掏腰包
朱彥齣 (齣wo4)

◎ 近況

聲音掏腰包：不如先說一下近況，你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朱彥蘇(蘇wo4)：最近都在忙「落田」的事，即是耕種。其實我現在主力在南涌耕種，因為一星期工作四至五天，剩下的兩三天就是休息及做別的事情，沒有什麼停下來的时间。還好的，尚未倒下。

聲音掏腰包：你何時開始在南涌工作？

朱彥蘇(蘇wo4)：2019年9月，剛完成海外駐留不久後就開始在那裡工作。因為去美國(駐留)時都花光了所有積蓄。

聲音掏腰包：那麼是2019年才開始耕種嗎？

朱彥蘇(蘇wo4)：我以前也有試過耕種近半年多，這是參與聲音掏腰包(「藝術家支援計劃」)之前的事，當時畢業不久後便去了錦田跟隨朋友學習耕種。

◎ 現場/即興演出

聲音掏腰包：知道你作現場演出一段時間，你覺得這幾年你在演出上有什麼轉變？可以分享一下你當初喜歡玩什麼樂器，到現在依然有繼續玩嗎？

朱彥蘇(蘇wo4)：有的，有一直在轉變，但有些轉變已經忘記了。起初玩某些聲音的心態與現在相比已經不同了，但運用的樂器則沒有很大分別，都是以敲擊樂器為主。框鼓是其中一樣經常(在我的演出)出現的樂器，還有銅鑼，它們都是我從前的手鼓老師的舊樂器。其實我用的有六、七成都是他的舊樂器，在家裡放置了好一段日子，直至一次契機有人邀請我作個人演出，當時才開始思考如何運用它們，大概

是2018年左右。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是學習框鼓後才開始作演出？

朱彥蘇(蘇wo4)：對，相隔了很久，我學習手鼓是2013至16年間的事。之前有組過樂隊，但也放下了好幾年。我玩個人演出之前，讀大學時有兩三年時間停下來沒有練團，也沒有學習手鼓，但仍是每日會自己玩一下。當時我也想嘗試(創作)個人演出，但不太找到方法。其後聽歌的風格變得越來越「偏門」，開始聽一些即興、實驗、噪音、不規限於運用一件樂器、或僅是吹奏一首歌的音樂，之後就好像找到一些方向及啟發，做一些較為實驗性的東西。

聲音掏腰包：在即興演出前你會否預先構思？

朱彥蘇(蘇wo4)：我會構思的，但構思不構思演出這件事也經歷了好幾層的轉變。因為一開始沒有太多做即興演出的經驗，所以當時構思的東西會較為具體。例如我會想好次序，譬如ABCDE(分段)，我會編訂一個流程然後就試着跟隨。但演出時自己會表現得很緊張，無法進入狀態，後來發現是我把演出框架定得太實在了。例如我在練習時用ABC的次序覺得挺好，但即興就不是這樣了，到現在我則是訂好一些元素，然後(這些元素被演奏的)次序我會容許自己在演出當刻才決定。雖然要演奏的樂器其實早已決定，但演奏出來的感覺可以很不一樣。因此有不少次我是顛覆了先前的編排，我覺得這樣做挺好，不把框架定得那麼實在，會令我變得自在及有意外性，反而更有趣。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在演出前也會進行一些練習，那你練習時會否錄下自己當天的版本？

朱彥蘇(蘇wo4)：我發現我很少這樣做。很多時候也沒有興趣錄下自己玩的東西，即使錄下來也未必會再聽。很多時，我在練習期間會記住一個感覺、方法與聲音，我習慣把東西記在腦海中。有些東西忘記了也沒所謂，忘記了的

東西就應該是可以被忘記的。

聲音掏腰包：那麼正式演出會錄下嗎？那些錄音又會否再聽？

朱彥穌(穌wo4)：會錄的，演出我反而較為重視，會想好好地將它記錄下來。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提及有一些連自己也察覺不到的轉變，那是有人告訴你的嗎？

朱彥穌(穌wo4)：我演出時有些相熟的朋友來看，之後我們會討論，然後我聽後也會有感覺。我初期玩音樂時的心情、心態與想法，最近都不太想得起來。例如現在重看我最初寫的一次演出簡介，當時我對聲音治療(sound healing)會有點抗拒，因為我也是用那些工具(樂器)，但我很想做些有別於那種聲音印象的事。但我慢慢地忘記了這種執着，甚至不記得有一陣子我是很喜歡聽民族音樂的。我已經忘卻了，最近才回想起來，或是一些儀式感的東西。最初我想製造一種儀式感，但卻又不想用已有既定印象的語言。

聲音掏腰包：可否描述多一點儀式感所指的是什麼？

朱彥穌(穌wo4)：我想是一種會令你很集中於自己，然後觀察自己的時刻。我猜想我當初的抗拒是因為市面上開始流行很多療癒之類的東西，有很多包裝，但我認為不應該是這樣的。不一定要花幾千塊去聽，或要坐得很直、冥想(meditation)似的。我覺得不一定要這樣才能進入一些深層次的精神(mind)狀態。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覺得儀式感是想集中在自己並進入一些深層次的狀態，演出時你有用另一個名稱，它與這個字好像也有些關係，你可否分享一下箇中意思？

朱彥穌(穌wo4)：「穌」是我名字裡的其中一個字。因為我爸爸是中文老師，小時候他就跟

我解釋這名字的意思。爸爸很看重這個名字，正因為他那麼重視，我倒是不怎麼理會，小孩子就是這樣的；但長大後，接觸了更多人和事，就開始思考自己，然後當看到自己這名字時就會有些感覺，特別是「穌」字。爸爸認為「穌」代表「和氣」與「和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片面對「和平」(peaceful)的意思。我思考怎樣才是「和」呢？其實就是一個中性的狀態。中性並不代表只有和平的那面向，因為世界不單只有好。當自己面對負面情緒時，覺得應該思考情緒是如何產生，然後你是否接納和了解它。其實事情能否被解決大都依靠你能否接納它，以及從中找到平衡，那就是一個最中性的狀態，所以現在我理解「穌」字會認為是一種平衡，而並非純粹的寧靜與和平。有點抽象，我經常不知如何好好地說，最重要是取得平衡。因為這幾年開始長大，我會較容易察覺自己的情緒，無論是生氣、開心或不開心，就好像對自己多了一點理解，當接受了多點思考的狀態，就會開始覺得這些負面的東西也不算什麼。以及小時候容易很情緒化，但這種情況現在卻不太常出現了，挺順暢的，我決定用這個「穌」字作為演出名字的原因，大概是想回應這種一種觀察自己的狀態。

◎ 跨界創作： 聆聽與交流

聲音掏腰包：我們看見你這幾年除了現場或即興演出外，都有作其他演出上的嘗試，包括劇場，或參與其他錄像作品，做一些聲音創作，可否分享一下你參與劇場的創作是怎樣的？

朱彥穌(穌wo4)：我想即興演出對我來說是自由度最大的，也是我最為習慣的，其實現在做演出我也依然覺得是在玩音樂，甚至不太會覺得這是一個創作。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樂手而已，只不過音樂的語言有少許不一樣，但當轉換成劇場或做一齣動畫配樂，語境就很不一樣，所謂的自由度沒有那麼大，但我覺得有趣

的是，可以學習用一樣的樂器回應其他創作。就算玩即興，自己玩及與別人一起玩也很不一樣，自己玩的話能夠很專注地創造自己想像中的世界，但當與別人玩就要聆聽別人的演出，是一種來來回回的交流，我覺得做個人演出以外的合作就是要重視交流。

聲音掏腰包：你所謂的重視交流，是指與合作單位、藝術家討論音樂的方向嗎？還是什麼？

朱彥蘇(蘇wo4)：我覺得事前討論當然是必須的，但演出期間或作品裡的就是媒介碰撞上的交流，例如我用聲音、他也是用聲音，或用影像。我一般玩的東西都是即興的，只是最近做的配樂才是一樣很實在要完成的東西。如果玩即興的話，交流在當刻可以放到很大，好像每一秒每一刻也是一個決定，就好像看動畫時的那些慢鏡，角色對打時他們的意識很慢很集中，演出時也會有那種交流，是一種互相觀察、表達的狀態。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提及過合作單位或現場會有其他樂手或玩音樂的人，可否分享多點與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合作與交流的分別？

朱彥蘇(蘇wo4)：其實分別頗大的，例如一直玩即興的樂手的演出，真的會很不一樣，我2019年底到馬來西亞參加了一個藝術節，那裡集合很多玩即興與實驗(音樂)的樂手，我想他們大多稱呼自己為樂手，很少、甚至沒有人會以聲音藝術家(sound artist)的身份出現。我覺得他們做的東西是真的有音樂性的，但很難具體地形容，例如他們用(於演出)的東西會有結他、一些自製的樂器或一些純粹電子的器材，又例如色土風和大提琴，與那個界別的人合作會很不一樣，我會更加自在地以音樂性去接觸，可能我做聲音的緣起也是音樂吧，即是打鼓，所以那是我最舒服的狀態。我仍處於一個初涉獵以及學習的階段，影像的話我則很看重整體的感覺，我也很想了解影像製作者的想法以及我能如何做到一些有關係的東西。

聲音掏腰包：你一直玩的即興演出與城市的物件有很大的關係，例如你之前出版了專輯《螺旋體》，其實也是你在城市不同的空間做即興演出，可否分享一下當初你為什麼想做這一張專輯，以及完成這張專輯後有什麼新的想法？

朱彥蘇(蘇wo4)：做這張專輯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對「夾band」(組樂團)的情意結，硬是覺得要出一張專輯才能了結心願，這是其一。其二在樂手的世界中交換專輯就像交換名片似的，別人欣賞過你的表演後總會問你有沒有專輯或卡式帶，但我卻回答沒有，感覺很吃虧，所以回來後就決定要做這件事；在做這張專輯時我很希望它能夠歸納我過去兩年嘗試過的東西，城市聲音其實只在最後一首歌裡出現，其餘前面五首是在朋友的錄音室錄製的。完成錄音時也覺得玩聲、玩即興過後整個演出就好像飛走似的，它不像一幅畫畫完會繼續存在，聲音玩完就飛走了，即興有趣的地方在於我今天完成的東西不代表我下次可以再做。這張專輯集合了自己在聲音上的嘗試，因為我想把他們一次過記錄下來，所以它肩負着很多自己的期望，若我要再推出專輯，我應該會推出一些較為小型的。

聲音掏腰包：所以完成第一張專輯後你仍會繼續做其他創作？

朱彥蘇(蘇wo4)：對，但暫時沒有什麼想法，我想這是因為推出專輯期間我已經在耕種，實在少了很多私人時間，心理狀態也變得不一樣。參與聲音掏腰包「藝術家支援計劃」的那一年我是沒有正職工作的，因此相對會多了很多時間在創作上醞釀、思考和探索。現在少了時間和空間，暫時也未知往後的方向，但相信一步步試一定會摸到一些。

◎ 務農時光： 從田野萌生的覺察力

聲音掏腰包：你現時在南涌耕種，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田中，你覺得「落田」對你生活或創作有沒有什麼啟發？或在田與自然中，你又有否聽多了一點有趣或難忘的聲音？

朱彥蘇（蘇 wo4）：對創作的啟發好像沒有，我的創作與種田好像很割裂；現時在南涌的工作是以農夫身份打理一個農場，當中因為我仍是新手，有很多事情要考慮及學習，碰壁也是家常便飯。所以其實一回到田裡便要專注於種田相關的事，但我會有一些工作以外的思考，例如對香港農業的歷史與現況認識了多點。在這個時勢的香港務農，也似在不斷為自己尋找定位與方向。我暫時未太想到如何把農田上的經歷與我的創作扣連。

聲音掏腰包：當初其實為什麼會去務農？

朱彥蘇（蘇 wo4）：大學最後一個學期思考畢業後要做什麼，然後很靈機一觸地決定了。身邊有曾經參與不同土地運動的人，也有腳踏實地與土地相處、生活的人。自己也在不知不覺間受影響。一開始去錦田跟一位朋友學習種植，當時帶着很多好奇心，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我對種植的興趣。自此，便對泥土、食物、植物、農業歷史了解多了，在南涌繼續種植也是在深化這些體驗。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繼續務農，有否達到你當初的想像？

朱彥蘇（蘇 wo4）：其實是很不一樣的，當初我有很多好奇心，耕種也不需要考慮收成與成本，就好像初接觸未入行的感覺，但我覺得現在就有點像入了行，全部東西由零開始。那些一直在種植的本地農夫花了三四十年累積手勢經驗，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我的成長與他們截然不同，所以突然進入這個行業會很困惑，

我依然在摸索自己的定位。你問到與最初有沒有分別，我覺得最初的好奇心是基於不認識，現在已經得到答案反而消失了許多。可能因為鑽研得越來越深入，不斷會有新的課題跑出來要面對和學習。例如農作物要如何銷售，農場在一年內持續生產在硬件上要如何規劃等等，這都是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但（以前作為）一個完全不懂得種植的人是不會理會這些東西的。不過現在不種植也不知道做什麼才好，算是回不去了，所以也會繼續種下去，過程中也是感覺有得着的。

聲音掏腰包：所以種植現在對你來說是一份工作還是一種理想？因為似乎種植不會是你創作靈感的來源，你是如何看待正在經歷的這兩件事呢？例如音樂會否是你的愛好，另一樣則是你的工作？

朱彥蘇（蘇 wo4）：現在我會把它（種植）當成工作，但它同時也是我的喜好。若要肉麻一點地說，我覺得創作與音樂是靈魂夥伴，一樣不能缺少的東西，即使我現在少玩了音樂，也不覺得我遠離了它，只是一個階段而已。我覺得我對於種植的迷惘是因為我很想它能成為一樣能夠一直做下去的事情，能令我維生的工作，或是一樣想做的工作，但中途有很多難關，尤其在香港，因為社會很不支持農業，很多時會覺得很孤單，你需要自己去推動很多事情、或與你一起推動的人很少。剛才你也問到在南涌有否聽到什麼聲音，我發現相對一起工作的人，我對於聲音的敏感度是高很多的，因為田很空曠，我經常都會聽到遠方的聲音，其他人卻未必會留意這些零碎的東西，而且我也很容易被這些零碎的聲音分散注意力。雖然我在種植方面沒了以往的好奇心，不過在種植上也多了一些有趣的東西。例如開初種植的半年未必很熟知周邊的環境，但現在我在田裡耕種到第二年，經歷過一年四季的循環，我會很留意到季節與周圍的變化，聲音也很不一樣，例如踏入春夏，青蛙會開始出現，臨近冬天會有白鷺遷徙，也有蒼鷺到來，它們的叫聲很難聽，很吵很大聲，好像有個人在遠處叫嚷似的，這

些東西都是工作日子久了才會知道。南涌的生態很豐富，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觀察，還有昆蟲的聲音。

聲音掏腰包：有否嘗試錄下這些聲音？

朱彥蘇（蘇 wo4）：有錄下的，我現在經常會用手機零碎地錄下，例如這陣子青蛙叫，它們會在濕的地方產卵，你也知道香港的郊區有很多廢車場，那裡有很多金屬物，可能青蛙就會躲藏在這些地方，所以它們一叫就會有一些金屬的回音，就像加了一些特效（effect）似的，很有趣。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說到會零碎地錄音的意思是因為你沒有整理？

朱彥蘇（蘇 wo4）：我都很少再聽的，只是純粹經過的當刻覺得這個聲音很厲害，所以就錄下來了，可能會對未來有幫助。

聲音掏腰包：那麼你除了會錄下這些偶爾在田裡或南涌聽到的動物聲音之外，你還有否記錄其他聲音？

朱彥蘇（蘇 wo4）：我沒有恆常地做，但有機會便會實行。例如我最近為劉清華（Jess Lau）的動畫《洞壁與哨鳴》所做的配樂，我本身很想專心地在家裡營造一個錄音室的環境進行錄音，後來發現不一定要這樣子的，最後我以戶外錄音取材完成，與參加聲音掏腰包「藝術家支援計劃」那年做的專輯《outdoor sound study EP01》類似。我發覺在戶外聽着一些聲音，然後再製造一些聲音回應，或弄一個聲景（soundscape）會是我比較擅長的，又或我覺得整件事會完滿一點。

聲音掏腰包：可否形容一下，或試舉例你幫劉清華創作的聲音是在怎樣的戶外完成的？

朱彥蘇（蘇 wo4）：就是在南涌完成的，當時我腦海裡有幾個覺得會挺有趣的點子，所以我就

在南涌走了一個很大的圈，一路錄下了很多東西，然後回家後就一次過再聽那些聲音，從中選擇了一些剪剪貼貼，最終完成這個作品，大約長10分鐘左右。

聲音掏腰包：為什麼這樣的東西能在戶外做到，但在家裡卻做不到呢？

朱彥蘇（蘇 wo4）：可能是關乎這次合作的動畫，我覺得內容有些東西與自然也有共鳴，本身也是打算試試而已，錄了整天之後再聽也覺得挺合用；本來也打算錄完後若有不足的地方就會在家裡錄音然後再加回去，不過最終發現不用了。另外，我覺得在一個不是完全安靜的環境裡做這件事會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其實除非是特意營造一個空間，否則不是沒有一些完全靜止的地方，這些聲音是無法估計與控制的，我覺得與這些聲音交流與回應也挺有趣。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是否有影片想跟我們分享？

朱彥蘇（蘇 wo4）：是的，我想給你們看這個：有很多青蛙，但其實這樣錄未必能夠聽到，環境是很黑很黑的，螢幕調校到最光或許也看不清楚，但現場很震撼的。因為在坑渠裡有一大堆蛙，很瘋狂的，你會很擔心自己跌了下去，是多到這個樣子，這是上星期的影片。

聲音掏腰包：你現在都是用手機錄音嗎？那為劉清華的錄像創作的聲音呢？

朱彥蘇（蘇 wo4）：創作那條動畫的聲音時用了zoom的錄音機。

聲音掏腰包：還有沒有什麼器材或配件？

朱彥蘇（蘇 wo4）：其實我不太講究，我只會用那個zoom6，然後有兩三枝咪高風會在演出時使用，沒有其他東西了。我也沒有很大的意欲去深入了解，要不停比較不同牌子很麻煩。或者因為知道有些人不講究這些東西也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也沒必要講究，只要在過程中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聲音就可以了。或者需要用到時再學吧。

◎「ASP十年展」 與演出《迴廊》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提到在戶外環境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聲音可以回應，會容易一點開始創作，所以你今次都希望富利來商場這空間裡做兩場表演，可否分享一下你對《迴廊》這個演出的想法，或這個商場給你什麼感覺？

朱彥蘇(蘇wo4)：我覺得這個商場很「raw」，好像維持這個狀態已多年不變，很難得仍有這麼「raw」的空間。今次的演出會沿着一條路線進行，以往的演出都是有一堆東西與工具，我希望慢慢可以減少演奏所用的物件，多利用現場的物件與環境特質作回應，這是未來我想嘗試的方向，而我覺得在這個場地好像能容許我做到這件事，所以姑且一試。有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第一次在這裡嘗試時發現，你還記得我拉那個銅鈸嗎？我一路拉一路走，這時我才發覺我們除了能用視覺看到樓底有多高之外，也發現了在不同位置上迴音的差異及所感受的聲音深度是有所不同的，這是一樣新發現，所以令我想做一場有路線設計的演出。

其實本身這一次也想嘗試做裝置作品的，後來發現這件事對我來說實在太新了，我沒有時間去琢磨一件全新的事情，所以就放棄了；而演出則是我最熟悉的事情，就在想：還是不要一下子跳進完全陌生的事情，所以就決定在熟悉的範圍內嘗試一點新的東西。

聲音掏腰包：這個空間除了令你察覺到聲音的深度與迴音等各樣東西外，你剛才也提及想減少演出所用的樂器，例如你早前提到這次就不玩框鼓了？

朱彥蘇(蘇wo4)：不玩框鼓可不可以算是一個冒險的事情呢？手鼓的聲音特質是能夠很容易地令人舒服、覺得好聽、令人明白等等，所以我覺得用框鼓就像一個安全網，無論我玩得如何差勁也好，只要有一段鼓聲，人們都會某程度上進入到(演出當中)，框鼓對我來說是有一種心靈上的扣連，平常的演出大約半小時，我可能只有五分鐘會用上框鼓而已，但我也會很自然地把它放進演出中。這次既然在一個不同的場境演奏，就即嘗試一點有別以往的。

聲音掏腰包：之前也提到你設計《迴廊》這個演出時也想增加多一點與觀眾互動的部份，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朱彥蘇(蘇wo4)：當遇上不認識的人來看演出時，雖然你會看得出他是享受(演出)的，但我卻不知道他的想法，所以會挺好奇。我曾經想過不如在演出後多做一個工作坊，但根據過往經驗，自己其實不太懂得帶領工作坊，我覺得如果我不懂得帶的話，我是無法將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情與別人分享，譬如有一根螺絲跌在地上，我覺得如何把它掉下的方式和它產生的聲音可以是有趣的，但我不太掌握如何令他人也覺得同樣有趣。我覺得一個好的工作坊某程度上是可以打開參加者的想像，令人發覺它的有趣之處。

聲音掏腰包：剛才提及到有幾樣東西你也覺得有趣，例如裝置或與觀眾互動，若撇除很現實的執行，你的像是怎樣的，例如對工作坊、跌螺絲或裝置的像是什麼？

朱彥蘇(蘇wo4)：對於裝置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想像。一直想以金屬物料做一件自己能運用的聲音物件，但一直未能實行。這個想像源於我的農田的圍欄，圍欄是由鐵通、坑板(鐵皮板)與鐵絲網製成的，用意在於防範野豬。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我要和朋友一起落手興建此圍欄和一個休息棚，那時有兩三個星期不停掙鐵通、鐵及上螺絲，我被這些聲音包圍，但我認為它們很有趣，其實我一直對這些聲音也頗感

興趣，我喜歡玩銅鑼也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對於金屬的敲擊聲是情有獨鍾的。例如把鐵通揀進地底，聲音是其中一樣東西去判斷它是否牢固，當揀得越來越深時它會變得較為高音，當它一直跌入地底變得越來越短時，震動的位置變小就會令其變得高音。但我發覺與我一起工作的人是不會留意這些事情的，所以我本身構思一件裝置作品時打算做一件東西來重現這些聲音，我很喜歡鐵通那些物件，所以想做一樣我能夠在演出時演奏的東西。至於工作坊，我只是希望跟觀眾多交流，我好奇大家是如何看待或聆聽這些聲音，純粹是以交流作為出發點去構思這件事。

◎ 聲音記憶： 混雜與創造性

聲音掏腰包：我們經常說到聲音與記憶的關係，你有沒有以往聽過的聲音覺得很印象深刻，到現在回想過來也覺得很有感覺，並且有在作品中呈現？

朱彥蘇（蘇 wo4）：我會聯想起一些我聽過的音樂。我演出常玩的一個 cymbal（鈸），我會用琴弓去拉。本來一件東西只有一個音，我在嘗試過程中找到一些方法令它可以呈現高低音，能製造不同質感和堆砌一些「句子」。我猜我最初為什麼喜歡這個玩法是因為它令我想起我非常喜歡七十年代的自由爵士樂（free jazz）的色士風，這些玩法看似很混亂，但其實在雜亂的噪音中卻是有音調與旋律，我很喜歡聽也很希望可以做到這些聲音，但由於我主要是玩敲擊樂，在一次機緣巧合下試這些聲音時發現做到一些質感很類似的聲音，我非常喜歡，所以便開始不斷摸索這個玩法。

聲音掏腰包：那麼你平時的聆聽習慣是怎樣，會不會經常聽歌，還是會比較喜歡聽自然、農田等環境的聲音，又抑或是其他呢？

朱彥蘇（蘇 wo4）：我以往乘車是一定要聽歌的，但不知道為何這兩三年少了很多，甚至以往是會很積極地上網找東西聽，不過也可能是要不斷聽歌的階段過去了，不斷想找東西接觸的階段過去了，現在大多是聆聽朋友的新作品，或是待音樂走到我面前才會接觸，現在在街上也不覺得要塞着耳朵，反而寧願聆聽周邊的事物，但我不會刻意地去做，大多都是看心情而已。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也提到你演出時會覺得自己比較像一個樂手，而不是很明確地做聲音藝術，你會否覺得自己在進行不同的創作時會有不同的位置？

朱彥蘇（蘇 wo4）：或者我始終鍾情於樂手的身份吧，我覺得自己較偏向音樂那一方面，當然音樂本身是有藝術性的，只是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界定它，而這件事要有作品才能比較具體地討論得到。不過我想無論是音樂，還是聲音藝術都並非很重要。音樂可以有藝術性，聲音藝術也可以有音樂性。重要的是創作者在過程中自己覺得有趣吧？分類可以是不重要的，因為我們可能正在創造新的東西，未能被歸類的東西。我覺得相信這種可能性比分辨自己是什麼來得有趣。

聲音掏腰包：若要很概括地說，你的創作有沒有在回應些什麼，即根據你剛才的定義，聲音藝術則可能是有想要回應的事情？

朱彥蘇（蘇 wo4）：我覺得沒有什麼，有時我也會擔心沒有東西想回應是否正常，我覺得我在做聲音方面是很個人的，我寫藝術家簡介有提起嘗試不同的物件或物料，我覺得我對物件不同的特質有興趣，雖然我不太能說得出那些興趣是什麼，但我直覺知道自己喜歡與不喜歡什麼，我做的聲音會有這些選擇。

聲音掏腰包：你做這麼多聲音創作或處理不同的物料所發出的聲音，你覺得聲音最難處理的部份是什麼？

朱彥猷(猷 wo4)：我第一下想到的是我每次都會發覺自己可以玩的東西其實有很多，但我要如何把它們減少是一樣需要花力氣去提醒自己要做的事情，例如在我帶過來富利來商場試玩的有一大堆東西，但後來發現其實那堆東西我都可以不用的，所以我今日又帶來了其他東西；我覺得應根據自己真的想做些什麼而去試和做，這是一件我需要每次認真向自己發問的問題。

聲音掏腰包：你最近的興趣是什麼？以及有沒有什麼想學習的？

朱彥猷(猷 wo4)：我想增進自己的廚藝。身邊有很多煮食能手，看得多他們烹任的過程也大概學懂了煮食的邏輯，例如要如何調味，怎樣才為之熟，哪些食材是有關連，什麼叫「搭」什麼叫「不搭」，我覺得自己已學了這些基本的東西，但需要時間和心機實踐吧。

聲音掏腰包：什麼才叫好的廚藝？

朱彥猷(猷 wo4)：例如剛才我吃的咖喱，我希望自己能夠認真煮一個咖喱，其實通常有人來我家時我就會認真做這件事，就算平時不煮，我也希望可以學懂這件事，我想要有這個經驗與智慧，當我想要的時候就可以立刻煮到，我能立刻知道自己要買哪一種芝士或菠菜才會美味，對它有一種把握。

聲音掏腰包：要厲害到甚麼程度？

朱彥猷(猷 wo4)：我覺得煮得多就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味道，然後煮得到那種味道就叫美味。